

凤凰：戎客诗家共此乡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曼斯 邓正可 张颐佳 通讯员 黄文渊 田丽霞

04-05
2026年6月17日 星期三
湖南日报 第三版 凤凰古城

文脉千秋 古城寻根



明镇草城(今凤凰古城)图。凤凰县文物保护中心供图

仅凭一双眼睛读懂凤凰古城，显然不是一件易事。众人魂牵梦绕，慕名而来，看沱江悠悠，绕城而过，看虹桥卧波，烟雨迷蒙，听边城往事，乡愁随生，听苗银叮当，清音婉转。然而，这些不过是浮于沱江的粼粼波光。初夏时节，我们抵达凤凰古城。越过岁月长河的低吟浅唱，去波光之下，探寻它的过往。

1. 西南重镇，铁骨铮铮

红石垒叠着红石板，吊脚楼连着吊脚楼。初抵凤凰古城，它看似与其他湘西古镇并无二致。

行至壁辉门前，越过弧形瓮城，凉意拂过衣角，视线豁然开朗。水底映着向上垂丝的杨柳，吊脚楼随着波光摇曳，刺绣的阿婆依着水岸轻唱苗歌，满江都是潺潺的回声。沱江的倒影里，铺展开另一个凤凰。

是了，有沱江，才有凤凰古城。水，是一座城市的性情，亦是它的来历。

起初，不过是涓涓细流，自湘黔边陲的深山处缓缓而来，在群山的褶皱里冲刷出一小片难得的平地。今天看来，这片平地不过是弹丸之地，但在湘西的莽莽群山中，已是天赐的安身之所。

凤凰古城，便是如此从沱江水里长了出来。

倘若只是如此，凤凰古城不过是一座依水而兴的小城。明嘉靖年间，苗民起义频繁爆发，统治者将目光投向这片险峻的边陲。湘西多山，陆路崎岖难行，沱江便成了天然的屏障与通道。

朝廷在这片水域旁设镇筑寨，驻兵屯守，城墙沿江而起，营房依山而建，虹桥横跨两岸，构成一道易守难攻的防线。

清康熙年间设军事建置镇筑寨，成为全国62镇之一。辰沅永靖兵备道移驻于此，管辖大半个湘西的军政事务。

金戈铁马，转瞬即逝；半身铁骨，百年犹存。透过沱江平台的裂缝，我们仍能窥见那段铁血岁月的刀光剑影。

醉心于地方史研究大半辈子的83岁的陈启迪几乎是凤凰古城的活字典。且行且谈间，他带着一行人，在升恒门前驻足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红砂条石中凿开了几方圆孔。若非有心人端详，恐难察觉端倪。

“这几方炮孔背后，还大有文章。”陈启迪颇为神秘地领着一行人登上门楼，炮孔背后的世界展露于眼前——4座铸建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、距今400余年的古炮端于砖石之上，炮身完整，字迹清晰。他告诉记者，升恒门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历经数十次战火屹立不倒，风貌如初。

透过炮孔向远方瞭望，沱江水脉一览无余。多年前，想必曾有守城兵丁立于此，将江面的一舟一筏、对岸的一举一动，尽收眼底。

脚下这片山水仿佛回到了200年前，那些早已被拆除的碉堡、箭楼、烽火台，在视野尽头一一立起，沿着山脊线高低错落地排开。

盛世的欢歌从耳畔远去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军旗撕裂长风的猎猎，是号角掠过江海的长鸣，是铠甲在夜色里无声游动时，偶尔溅出的一粒寒光。

这些声音，从虹桥方向传来，从南山山麓传来，从南方长城的每一座烽燧上传来，汇成一股沉沉的声浪，在这座古城的骨髓里来回激荡。



4月13日晚，凤凰古城灯火璀璨，游人如织，沱江上的波光与古色古香的吊脚楼相互映衬，勾画出一幅醉人的夜色画卷。

田文国 摄(湖南图片库)

2. 军军赤子，血性不灭

在凤凰，几乎每一座吊脚楼都带有一道临水悬空的连廊。从江心望去，它们像一推伸向水面的铁钩，轻盈而多媚。苗家女子倚栏而坐，针线在指尖起落，眼波却投向江的尽头。

这道连廊的名字，足以激发人们对围阁闲情、风花雪月的全部想象——美人靠。

读懂美人靠，才算读懂凤凰。所谓“美人”，不过是一个母亲、一个妻子、一个女儿，在晨雾中送走远征的背影，再在无数个黄昏，倚着同一道栏杆，眺望永远空荡的江面。

他们等待的亲人，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红军。

中国近代史上，以省名为名的军队不在少数，而以一座县城名字命名，且青史留名的军队，却极为罕见。

湘西凤凰一带的土著部队，自明代起便以骁勇善战著称。清嘉庆年间，凤凰厅同知傅肱从屯丁、乡勇和苗兵中精选一千人的“镇篆练勇”，勇丁之姿，更甚从前。

据当地文献记载，清嘉庆至光绪年间，凤凰涌现出28名提督、23名总兵、55名副将。民国时期更出过9名中将、31名少将。

百年来，他们从防御家乡的边陲走向抗日战场，在铁血与荣光中淬炼出令人惊叹的血性，用生命诠释了“无草不成湘”的家国担当。

将时针对回1937年11月，湘沪会战进入最后期阶段。日军从杭州湾登陆，意图合围中国军队主力。为掩护大军西撤，国民革命军128师——一支由湘西子弟组成的部队被推到了最前线。这是一场实力悬殊之战。

白天，日军飞机重炮将阵地炸成焦土；入夜，128师的敢死队员脱去上衣，以赤膊为记号，赶到穿衣者，挥刀便砍。

他们用湘西人最擅长的近身肉搏，一寸一寸夺回阵地。七天七夜，日军仅推进了十一公里。

老兵田德俊九死一生，侥幸回乡。他曾回忆，身处战场，耳边除了爆炸声，几乎听不清人说话。偶尔安静下来，风声穿过芦苇荡，那声响就像沱江的水声一样，让他想起家乡，想起那倚在栏杆上盼着他们回家的女人。

然而，嘉善一战，128师伤亡近3000人，连排级军官大多数阵亡。消息回到凤凰，家家户户竖起了白幡。那些曾经靠在“美人靠”上等待的母亲、妻子和女儿，终究没能等到她们的儿子、丈夫和父亲。

凤凰人从不惧怕马革裹尸、青山埋骨。

3. 文铸边城，精神原乡

傅肱广设义学，到三溁书院书香袅袅；从田兴堂创办新学，到熊希龄教育救国，文化根脉悄然生长。

谁也不曾料到，沱江边竟会出一个沈从文。这个出身将门，却从小选学的“顽劣”少年，在沱江边看水、看船、看杀头，把市井百态当作私塾。

他14岁投身行伍，在沅水流域做文书，看尽了湘西的山川与人物。20岁只身北上，一个仅有小学文凭的“乡下人”，在寒冷的会馆里裹着棉袍写作，硬是用一支笔，把整座湘西搬进了中国文学的版图。

沈从文不是一位单纯的田园牧歌式的歌者。他的文字底下，始终流淌着一股沉郁的力量。那是凤凰兵燹赋予他的“血性”底色。

如今，沈从文的故居仍保存在凤凰古城中营街。那是一座清式四合院，院子不大，青砖黑瓦，木门木窗，天井里有一口缸，养着几尾金鱼。故居的厢房里陈列着他的手稿、照片和生前用过的物品。

“不折不从”——那是军军的铁骨，是千百年来这座兵城从未折断的脊梁；“亦慈亦让”——那是边城的柔情，是沱江水日夜冲刷出的温良与包容。

1841年，鸦片战争烽烟正烈，出身凤凰行伍世家的老将郑国鸿率兵死守定海竹山门，与友军并肩御敌。炮台塌了，他以断壁为垒；弹药尽了，他们拔出佩刀，血战六日，全体将士壮烈殉国。郑国鸿身中数弹，面朝东海，背对故乡，力竭而亡。

山河危亡之际，以凤凰子弟为核心的军军部队先后投身湘沪、南昌、长沙、常德、湘西会战等数十场重大战役，全程正面御敌，死守疆土。

他们硬碰硬，以少敌众，用前仆后继的牺牲，筑起了西南抗战的铁血屏障，成为湖南抗战乃至全国正面战场中最坚韧的力量之一。

沱江潮起潮落，涛声不绝——那是出征的号角，也是归乡的呼唤。数百年来，月光拂过的层层波光，携着凤凰人的悲喜与血性，沉浮直至今日。

凤凰人从不惧怕马革裹尸、青山埋骨。

凤凰人从不惧怕马革裹尸、青山埋骨。

4. 融合共生，烟火人间

拂去历史的烟尘，沱江两岸已是另一番光景。虹桥的灯火倒映在江心，被晚风揉碎，又被流水聚拢。水面荡着悬在屋檐下的红灯笼，像两条流动的红珊瑚。

石板街上，游人如织。她们穿着苗族的盛装，银饰在鬓边轻轻摇晃，刺绣的裙摆石板路上摇曳而过，每一步都踩着细碎的月光。

摄影师扛着补光灯在前面引路，找一处临水的石阶，或一道斑驳的老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把一张笑脸定格在沱江的夜色里。

这便是凤凰古城当下最热闹的产业——旅拍。

目前，凤凰古城已有上千家旅拍门店，从业人员超过五千人，年产值突破10亿元，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旅消费最强劲的新增长点。

区别于大多数旅拍目的地，凤凰古城的旅拍客人不分男女老幼。无论是鬓角微白的老人，还是孔武有力的汉子，不必多施脂粉，穿上苗装便独具一番风情。

于是，凤凰古城的大街小巷里，说着吴侬软语的南方姑娘，戴着叮当作响的满身苗银；捧着东北口音的大汉，缠着头巾背起了苗家人的背篓；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，拿起精妙绝伦的苗绣爱不释手。

时间的力量终于冲破边境，那道曾横亘在山脊的南方长城，再也隔不断同一片山水长出的血脉。民族融合的“活水”淌在沱江深处，为这座古城带来无尽魅力。

位于古城核心区“湘见·沱江”沉浸式夜游项目，将苗家的祭祀礼仪、婚嫁习俗与沱江游船深度融合。游客坐上乌篷船，顺水而下，两岸是光影织就的苗家史诗；苗绣坊里，绣娘们手中的银线上翻飞，那些曾经只属于本民族的瑰丽图案，如今成了备受追捧的艺术品；银饰店内，匠人手中的小锤叮叮当地敲打着银片，游客们可以亲手体验非遗锻造的乐趣。

2025年，凤凰县全年接待游客突破2092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超202亿元，双双创下历史新高。这座从铁血中走出来的小城，如今以另一种方式，迎接来自世界的注目。

探寻尾声，远离人潮，于夜色中漫步。街巷深处，独轮车轧着红石板发出“啾啾啾”的声响。借着一盏昏黄的灯火，几个苗族阿婆坐在门槛前刺绣，时而和着悠长的苗歌。

夜深渐深，江面雾气氤氲，整座小城缓缓入睡，轻轻地蒙上了面纱。



5月8日，凤凰湖南方长城拉索兴段。



5月8日，凤凰古城北门码头。



5月7日，凤凰古城墙。



5月7日，游客在凤凰古城拍照。

记者手记

藏在浪漫中的血性

李曼斯

“凤凰城，一座被误读太久的古城。人们来此寻访沱江烟雨，追城旧梦，以为这便是它的全部。然而，在那些看似温婉的意象之下，藏着另一种更深沉的精神质地。

第一天，我在城墙脚下遇见一位卖苗绣的阿婆。她把自己藏在城楼的阴影里，面前摆着一个小小竹篮，蓝子篮绣件不多，却透着股灵气。

阿婆说，这是从母亲手上传下来的手艺。父亲远征牺牲，母亲靠一针针养大了她。后来阿婆又靠这针针养大了三个孩子。她说这话时，针线仍在走，一针连着一针，密密匝匝，像是沱江的水纹。

你若细看那绣布上的纹样，会发现那是一只昂首展翅的凤凰，羽毛如刀锋般锐利。

凤凰人的血性，总藏在细微之处。族拍的银子满城都是，数不过店家一再招呼，第三天，我终于被挂上了满身银饰。不过短短几小时，好似“霸王扛鼎”，重若千斤。

化妆的苗族阿妹告诉我，深山多匪，东西带不走，便换成银子，让女人先逃难。人走到哪里，家产就跟到哪里。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里满是骄傲。我看着她身上层层叠叠的银镯、银链、银片，忽然觉得那不是装饰，是整个民族在颠沛流离中保存下来的智慧和骨气。



关注“文脉千秋”
相关视频、
报道与互动
扫码，请扫

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昂 摄
“文脉千秋 古城寻根”题字：廖福初

制图：吴希

古城名片

凤凰，地处湘西武陵山脉腹地，拥有1300余年行旅建制史。一脉沱水，一方边城，一座虹桥，一代文宗，共同铸就了它“半身铁骨，半腔柔肠”的独特气质。从红军子弟的铁血荣光，到沈从文笔下的精神原乡，这座小城将兵城的刚毅与边城的温良熔为一炉，成为中国文旅版图上极为罕见的“文武共生”之地。新西兰作家路易·艾黎曾誉其为“中国最美丽的‘小城’”。2001年，凤凰县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2024年凤凰古城旅游区荣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

位于凤凰古城凤凰文化广场的雕塑。